

张捷
著

俄罗斯作家的 昨天和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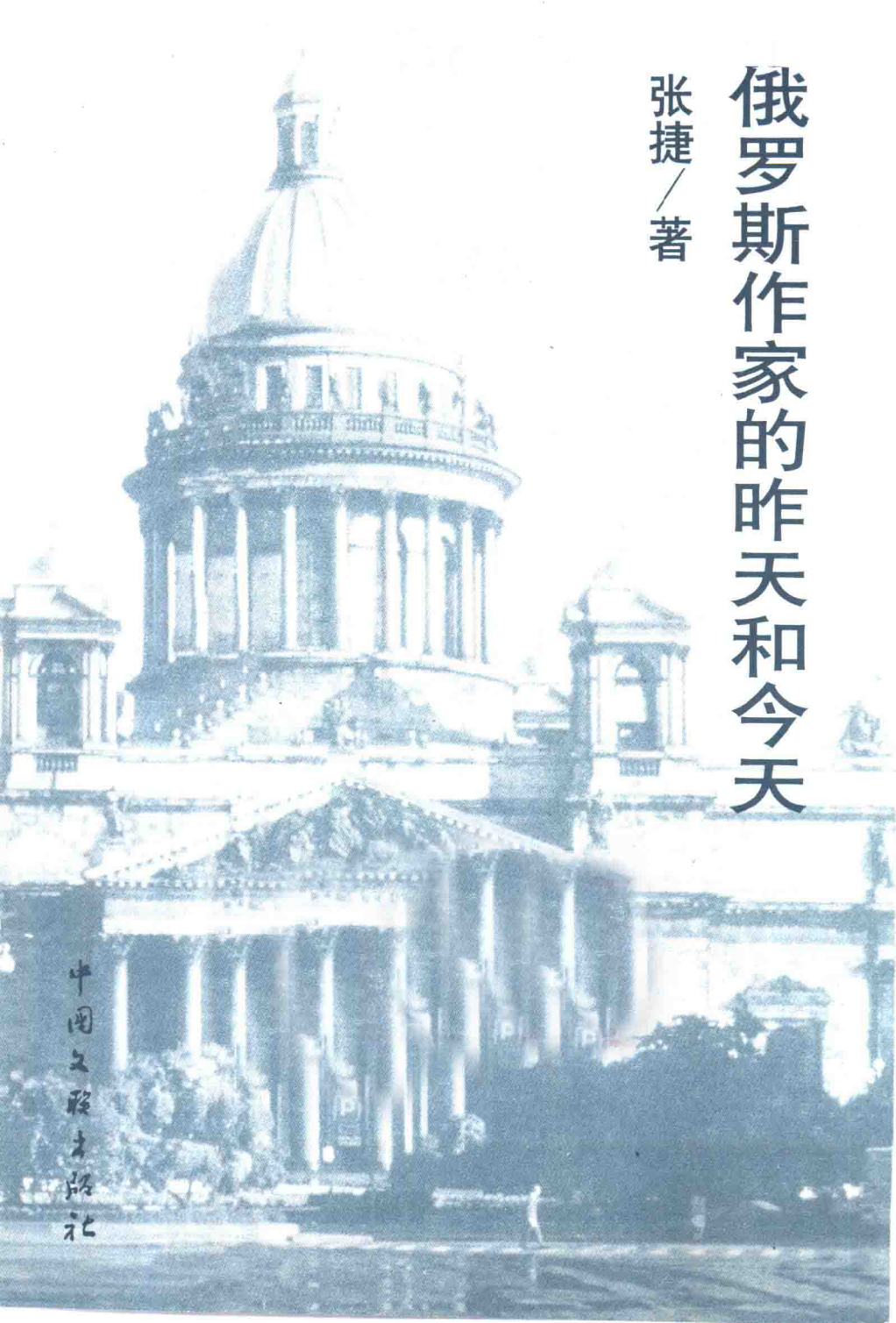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

张捷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张捷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1

ISBN 7-5059-3730-8

I.俄… II.张… III.纪实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149 号

书 名	俄罗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
作 者	张 捷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雁 行
责任校对	刘钟沅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5 千字
印 张	8.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6001 - 9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730-8/I·2870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索尔仁尼琴等4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思想的变化,讲述了这些反叛者的反叛的具体表现;介绍了雷巴科夫等4位作家对“改革”的幻想的破灭,叙说了他们内心的迷惘和感悟;介绍了艾特马托夫和阿斯塔菲耶夫这两位作家从苏维埃制度的宠儿演变为它的激烈批判者的过程,揭示了他们的动机和心理;介绍了邦达列夫等3位作家不屈不挠的斗争和这些反抗者的大声呼喊。本书是根据作者长期以来在跟踪研究中积累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的,它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叙述生动,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这些俄罗斯大作家10余年来的心路历程和大变动时期社会情绪的变化。听一听这些过来人的不同说法和不同意见,无疑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苏联发生的这场历史大悲剧。

自序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本书作者一直在进行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跟踪研究。在密切注视文艺思潮的起伏、文学政策的变动、文学界的论争和文学创作的新特点的过程中,选择了一批有代表性的著名作家和批评家,对他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演变进行了考察,积累了一些材料。最近根据友人的建议,写出了系列文章,每篇写一人,共得13篇,现将其汇集成册付梓。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向国内关心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读者提供新的材料,因此重点放在介绍上,不作过多的评论。为了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和全面,文章中较多地引用了这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原话,这就使得有时行文显得有些累赘,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大家知道,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是苏联和俄罗斯社会的大变动时期。本书所要介绍的13位作家和批评家都很关注10多年前戈尔巴乔夫等人推行的“改革”,他们都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和参与这个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政治事件,有的人甚至处于事变的中心。本书在叙述他们思想和创作的演变时,较多地介绍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情况。这

些介绍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最近这个时期苏联和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并对这些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介绍的 13 位作家和批评家中,只有艾特马托夫不是俄罗斯作家,本书也将他列入,因为他称俄罗斯为自己的“共有的祖国”,同时担任过俄罗斯和吉尔吉斯的驻外大使,并且也兼用俄语写作。他们大致可分为 3 种人。一种人是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包括索尔仁尼琴、季诺维耶夫、马克西莫夫、西尼亚夫斯基等 4 人;另一种人是文学界的自由派,他们是:拉克申、杰德科夫、康德拉季耶夫、雷巴科夫、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还有一种人是传统派人士,包括邦达列夫、拉斯普京、普罗哈诺夫等 3 人。上面所说的 4 位持不同政见者过去都坚持反共立场,参与过拆毁苏联这座社会主义大厦的活动,但是他们在苏联解体后残酷的现实面前,思想受到触动,经过痛苦的思索和内心的斗争,不同程度地改变了过去对苏维埃制度的否定态度,甚至转而进行赞扬。自由派中的一些人由于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苏联的社会制度有诸多的不满,他们曾经欢迎和积极参加“改革”,希望从此能过自由民主的生活,然而事态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这场“改革”毁掉了强大的苏维埃国家,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混乱,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反思,感到极度的失望,陷入了无法排遣的苦闷之中,最后或者郁郁而终(例如拉克申、杰德科夫),或者甚至以自杀求得解脱(例如康德拉季耶夫)。然而自由派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过去曾是苏维埃制度的宠儿,在文学界有很高的地位,享受过苏维埃政权给予的优渥待遇,可是在“改革”开始后他们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影响和名利的诱惑,对苏联的制度采取极其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例如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就是这样。传统派人士从“改革”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很早就识破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包藏的祸心,不断揭露他们的背

叛行为,与他们的后继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方面,邦达列夫表现得尤为突出。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如实地画出了上述13位作家和批评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记录了那些在经历了社会的大动荡后思想有所转变的人的深沉思考和感悟,记录了那些悲观失望的人从内心发出的痛苦呻吟,记录了那些成为新的反共急先锋的人的盘算和心理,记录了那些反抗者的大声呼喊。了解一下所有这些过来人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验,听一听他们的不同说法,考察一下他们心路的历程,对正确认识苏联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无疑是很有好处的;不同的人都照一照镜子,我们也许可以从中吸取一点有益的经验教训。

在苏联和俄罗斯文学界,除了上述13人外,还有一些非常活跃的人物,例如诗人叶夫图申科和奥库扎瓦,小说家贝科夫、巴克拉诺夫和别洛夫等。由于种种原因,本书未能把他们一一作介绍。如果将来有机会,准备把他们补上,这样就会显得更加全面些。本书把作者前几年写的关于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文章作为附录。这样做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写法与前13篇基本相同,同时雅科夫列夫作为“改革”初期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与文学界发生的许多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因受条件限制,掌握的材料恐怕还不是很全,同时由于成书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王夫棠同志的热情支持,苏引同志为使本书能顺利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谨向他们以及所有关心本书写作和出版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0年8月

目 录

自 序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1)
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到颂扬者的季诺维耶夫	(20)
客死异域的马克西莫夫	(46)
“永远是反对派”的西尼亚夫斯基	(64)
“六十年代人”拉克申的变化	(84)
“六十年代人”的另一个代表杰德科夫	(100)
康德拉季耶夫为何自杀?	(119)
雷巴科夫和他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	(133)
被称为“忘本的钦吉斯”的艾特马托夫	(150)
阿斯塔菲耶夫的“悲哀的侦探故事”	(168)
“邦达列夫——这就是反抗”	(186)
传统派的主将拉斯普京	(205)
强国论者普罗哈诺夫	(225)

[附录]

雅科夫列夫其人其事	(244)
-----------------	-------

回国后的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作家、《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5月结束了20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了他的祖国。光阴荏苒，转瞬之间4年多过去了。这位作家回国后思想和观点有何变化？他对目前俄罗斯的现实是否满意？他同当局的关系如何？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起不起作用？知识界对他的态度如何？这些问题大概是许多读者所关心的。



笔者在索氏回国后不久所写的题为《索尔仁尼琴回国的前前后后》（《文艺报》1994年12月10日）的文章里曾经这样说过：对俄罗斯的当权者来说，索氏的回国，使他们多了一个直言无忌的批评者；可以预料，他与当权者的关系不会太融洽；他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说，索氏4年来的情况大致如此。

我们记得，4年多前他回国时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一路上他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和谈话，对当局进行了批评，对现实生活中他看不惯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回国前他曾表示，回到俄罗斯后不参加任

何党派，不谋求任何职位，这几年他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仍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1994年10月他在杜马发表讲话；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曾周游26个州，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或与各界人士座谈，与地方自治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了对话。1995年他曾一度应邀定期在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发表讲话。与此同时，他先后接受不少报刊的记者的采访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发表了一些政论文章，其中比较重要的有《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1994）、《论俄罗斯现状》（1996）和《20世纪将近结束时的伪善行为》（1997）等。今年5月他出版的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总的说来，索氏的这些讲话、文章以及他的这本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露俄罗斯现实生活的问题和抨击当权者，二是发表他的政见，提出引导俄罗斯摆脱危机的建议。

索氏对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俄罗斯的看法以及他对新的当权者的态度，在他回国前已经比较明朗了。他在1993年9—10月间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就严厉地批评了俄罗斯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说它进行的改革是如此的混乱和轻率，以至于人们陷入了绝望。他认为俄罗斯实行的是“假民主”，“伪民主”，而在民族问题上则更坏，是“反民主”^①。他对新的当权者抱不信任态度，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人”^②。回国时，他在旅途中发表的讲话中基本上重复了他在头一年说过的话，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大概是由于他亲身接触新的现实后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的批判和揭露更加具体，更加全面，更加严厉。例

① 《消息报》1993年9月21日。

② 《文学报》1993年10月20日。

如，索氏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20 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 20 世纪 90 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 3 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正在把俄罗斯民族推向灭亡的深渊。^①如果说他在这篇文章里对现实的批判还比较概括的话，那么在杜马的讲话里就比较具体了。他首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接着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反常现象，然后得出结论说：今天实行的绝不是什么民主，而是寡头政治。他要求给予人民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② 根据了解，是索氏第一个使用“寡头政治”一词来形容目前的政权。他在随后发表的多次讲话和文章里强调指出，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而且根本未曾开始实行过，主宰国家的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中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 150 到 200 个寡头。他把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③。最近一两年他的情绪更加激奋，说话更加直言不讳，他揭露和批判的激烈程度丝毫不逊于现今的反对派。他为国家搞成这种样子而痛心，为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前途深感忧虑。

我们知道，索氏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的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改革”后，身在大洋彼岸的他预感到苏联社会将发生大变动，便把

① 见《新世界》1994 年第 7 期。

② 《真理报》1994 年 11 月 1 日。

③ 《俄罗斯思想报》1996 年 12 月 5—11 日。

他的这些主张写成一个名叫《我们如何安排好俄罗斯》的小册子，于1990年抛了出来，希望能得到当局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他在这个纲领性的文件里首先提出建立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内斯拉夫国家的设想。他主张新的俄罗斯应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并就国家政治体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经济政策、所有制形式、土地占有、家庭和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特别强调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和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同时他又着重指出，改善社会精神氛围和提高道德水平是比改组国家机构和发展经济更重要的事，并再一次地提出应把实行“自我克制”和“悔过”作为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重要方法。索氏在1993年访问西欧时和1994年回国途中发表的讲话基本上重复了这些主张。在回国后的4年里，他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不过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反复强调实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并与一些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了联系；二是他对选举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虚假的、欺骗性的、什么意义也没有的”制度^①，拒绝参加有关的活动。

俄罗斯新的当权者对索氏的态度是复杂的。1991年叶利钦在访问美国时曾表示欢迎索氏回国，有关部门为他回国后的生活作了一些安排（据《莫斯科共青团员报》透露，政府把一处属于国家的住宅给了他）。但是新的当权者对他存有戒心，当他们听到他回国途中发表的言论后甚为恼火。叶利钦在索氏回国后犹豫了很长时间，5个月之后才会见他，两人谈得并不投契。上面曾经提到过，俄罗斯公共电视台曾邀索氏定期发表电视讲话，但是后来当局发现索氏在讲话中继续对现政权进行激烈批评，并且公开号召选民以投票反对所有候选人的方式抵制即将举行的总统选

^① 《俄罗斯思想报》1995年2月2—8日。

举，便大为不满，不加任何解释取消了他的电视讲话。从索氏这方面来说，他本来对叶利钦本人抱有希望，在苏联解体之初曾大胆进言，给俄罗斯的这位新主人写过信，提醒他注意一些问题，但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在1993年访问西欧时发表的谈话中，他在揭露那些“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人”时，还小心地把叶利钦同他们区别开来，说叶利钦“在还有危险的时候就脱离共产党”，表明他同自己的过去决裂出于“完全真诚的动机”^①。回国后在进行揭露和批判时，也在一段时间内尽可能不提叶利钦的名字。可是近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已开始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统了。在这种情况下，索氏与当局之间的那种本来就不太融洽的关系开始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大家都知道，索氏曾是以反共著称的，有人曾称他为“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那么他在回国后反共的立场有没有变化呢？让我们来看事实。

1993年下半年他在欧洲访问期间发表的讲话中，虽然对国内掌权的“民主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也没有放过共产主义这个大敌，并且公开表示反对一切革命，说他对“不经革命共产主义就离开了我们”感到高兴。在这期间俄罗斯国内发生炮轰议会的“十月事件”。索氏主要因为议会受到共产党人支持并担心共产党势力增大而赞成政府采取镇压行动，当时他在对俄罗斯电视台记者发表的谈话中说，这是“摆脱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合乎规律的阶段”。^② 他的这一行为遭到了包括他的“老战友”马克西莫夫在内的许多人的反对，有些人从此不再理睬他。他在《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一文中，把相继发

① 《消息报》1993年10月6日。

② 见《真报》1994年2月16日。

生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 1917 年称为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二个“乱世”，他认为俄罗斯在共产党领导的 70 年里所遭到的损失要比从 17 世纪第一个“乱世”以来的 300 年里的损失大得无法比拟。他又一次重复过去在《古拉格群岛》里的说法，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 4500 万到 5000 万人（有时又说有 6000 万）。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不仅肉体上大量消灭人，而且进行思想上的腐蚀，使得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大大下降。他在一次谈话中仍然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区别只在于前者是阶级的法西斯主义，而后者是种族的法西斯主义。他厌恶共产党人，反复强调说，他不信任现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里有不少“乔装打扮成民主派的共产党人”，并且时刻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共产党重新上台。甚至在批判现实时也反复强调现在出现的危机是 70 年来共产党的统治造成的。由此看来，索氏反共以及否定苏联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成就的立场似乎并没有改变，只不过近几年他把批判和揭露的重点转移到现政权和当今的现实上罢了。

二

以上说的是索氏在他的讲话和文章里发表的看法，也就是说，是他作为一个政论家采取的立场。但是他又是一个作家，他的思想感情和观点也必然会通过他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索氏在回国时曾表示要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从 1995 年至今他陆续发表了两个一般的短篇、5 个所谓“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短篇”以及 9 篇小杂感。这些作品内容广泛，有的写历史，有的取材于今天的现实生活，有的则把写历史和反映现实结合起来。在所有这些作品当中引起批评界重视的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短篇《在转折关

头》(1996)。^①

这部小说的两个部分有相对的独立性，相互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从艺术的角度讲，它并没有独到之处，采用的是传统的写实手法，叙事比较平直，政论性很强。两个部分的主人公都是今天的银行家：前一部分写年过6旬的叶姆佐夫，后一部分则写才28岁的年轻人托尔科维亚诺夫。叶姆佐夫在苏维埃时代是一个大军工厂的厂长，苏联解体后及时采取措施，保持了经济实力，仍然是生活中的胜利者；而托尔科维亚诺夫大学毕业后与人合伙开办银行，在短短的几年里成为暴富。俄罗斯有的论者认为作者对这位年轻银行家的描写生活依据不足，显得比较牵强，这种看法不无道理。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重视，主要是因为前一部分通过对所谓的“红色厂长”叶姆佐夫的生活经历的描写，反映了作者对苏联的历史和苏联解体后的现实的看法。现在着重讲一下这个部分。

德米特里·叶姆佐夫出身于工人家庭，战争快要结束时上了大学。学习期间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为学院共青团的副书记，入了党，不久调到莫斯科市团委工作，担任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后听从父亲劝告，自愿到伏尔加河流域某军工厂工作，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30岁刚出头就当上了总工程师，33岁成为厂长。工厂在他领导下，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拥有18000职工的大厂，在进行科研和开发新产品方面作出了巨大成绩，为加强国防作出了重大贡献。叶姆佐夫多次立功受奖，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在厂长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分之一世纪。苏联解体后，新政权命令叶姆佐夫领导的工厂停止生产，并作出了实行私有化的决定。在这转折关头叶姆佐夫为了求得生存，便顺应潮

^① 刊登于《新世界》1996年第6期。

流，当机立断，把工厂分为许多独立的小企业，进行多种经营并开办了银行，从而保持住了他在企业界的地位和影响。小说结尾写到年轻银行家托尔科维亚诺夫在资金方面遇到困难，向他求助。这个情节成为把前后两个部分连接起来的唯一的纽带。

从作者对叶姆佐夫在 80 年代下半期和 90 年代的经历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私有化政策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称戈尔巴乔夫为“短视的做事荒唐的人”，说戈尔巴乔夫下了一道又一道错误的命令，搞乱了国家和搞垮了经济。他指名批判叶利钦、盖达尔、丘拜斯等人，说他们不像戈尔巴乔夫优柔寡断，敢说敢干，下定决心“要把一切，一切的一切彻底破坏”。这种看法与他在谈话和文章里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这里不再多说了。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在叙述主人公在苏维埃时代的经历时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斯大林的态度。首先，小说写了主人公因战后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取得巨大成绩而感到的喜悦：“在取得这样的世界性胜利后——全国出现多大的重建家园的激情啊！巨大建设工程顺利进行的喜讯是如何传遍各地的啊！而你是这一切的一个组成部分……”接着小说写到人们对斯大林逝世反应：“斯大林之死引起了巨大震动！倒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将名垂千古，而是觉得他是永恒的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人们放声痛哭。老父亲也哭了。（母亲没有哭。）德米特里和妻子都哭了。”作者在括弧里注明母亲没有哭，因为小说里说她出身于贵族，如此说来，作者在这里还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引用的话不是通过主人公的嘴说出来的，而是作者的话。小说作者还进一步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当时德米特里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这使人觉得似乎是

一场尚在继续进行的战争，这种感觉有朝一日会消失，而奔跑不会停止，只是因为依靠它，我们才能实现无法实现的事情。”作者在下文多次提到“斯大林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它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奇迹。根据小说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奔跑”的冲力在起作用。显然小说作者是肯定苏联取得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这不仅与索氏在他讲话和文章里发表的看法相悖，而且也与他过去的艺术作品（例如《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第一圈里》等）的写法大不相同。

作者还用肯定的语气写到党的作用。小说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军工企业陷入了困境，但这对主人公来说，还不是“真正的灾难”，他感到“真正的灾难”发生在解散苏共之后。于是他深表遗憾地说道：“是的！我本来就第一个不喜欢最上层的那些耷拉着眉毛的人物……但是——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索氏这样写他原先那么痛恨的共产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小说中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主人公的父亲于1935年曾遭诬陷而被捕，但半年后无罪释放了，于是“这次令人惊讶的释放，更加增强了父亲相信我们的制度是一个好制度的无产阶级信念和他有生以来的对列宁的道路的忠诚”。这几句话也许带有某种讥讽的意味，但是这位《古拉格群岛》的作者能肯定30年代有无罪释放的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作者对主人公的描写。在他笔下的叶姆佐夫在事业上可以说一帆风顺。刚才说过，他30多岁就当上了偌大的军工厂的总工程师和厂长，成为军工系统很有影响的人物。作者强调叶姆佐夫没有去竭力争取，没有耍手腕，而是才识、能力和机遇使这个年轻人获得高升的。他夸奖自己的主人公聪明机